

诗与非诗

张瑞德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与非诗 / 张瑞德著.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737-169-4

I. 诗... II. 张... III. 文学理论—文集
IV. 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6067 号

诗与非诗

张瑞德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756 82098755

发行部 (0531) 82098035 (传真)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50mm × 228mm

印 张: 27.625

插 页: 3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诗与非诗的慰藉

耿占春

1999年的春天,在广州,瑞德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做的是把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把灵魂信托给上帝,就安然离去了。已经几年了,病魔缠绕着他,然而他在手术初愈、甚至在治疗中依然平静地继续读完了博士,获得了学位。他是我们的同学和朋友中最为坚韧、勤奋而沉默寡言的一个人。他永远带着谦逊得近于羞怯的微笑。傲慢与冷漠他可能遭遇过,然而他决不以冷漠傲慢接物待人。即使在医院里仍然能够看到他那令人宽慰的笑容。疾病似乎从来没有战胜过他。即使到了最后的时间,他仍然经历着人生最痛苦的思想,最后几天,他获得了平静。有时我想象,假如瑞德能够幸存下来,他也许会把这些痛苦的经验所引发的思考表达出来,也许他会走向学术研究与写作的另一个方向?在他经历了哲学与诗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会不会再次有一个“死亡的形而上学”或者“痛苦的诗学”的转向?

他留下这些文字,离去了。我们的同学刘建生为瑞德收集编辑了这些文章与著述。从这些著述中可以感知到瑞德的学术敏感性、开阔的理论眼界和深藏在专业面具下的诗化的激情。在瑞德涉猎广泛的写作与研究中,他一直关注着敏感的学术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概念的思潮中,在热闹而不免混乱的新术语的大爆炸中,瑞德以其细致的专业精神做了一件非常清醒的工作,这就是他在80年代最早出版的著作《西方学术术语词典》,这项工作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可贵而有价

值的。自 90 年代以来,瑞德一方面对中西方诗学和文艺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着比较研究,又从史论的角度描述着理论变化的轨迹。这些工作显示了瑞德的学术理性和专业精神。在他从事写作与研究的这些年,他基本上不直接介入热点发言,但他耐心地坚实地从事着学术工作。而且,似乎也仍然远离个人生存的具体问题。

也许,在瑞德的关于“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诗歌与历史”,以及他不断探讨的“诗与非诗”、“艺术的独立性与依存性”问题的下面,深埋着另一方面的思想性问题,这些诗学和文艺学的命题下面,深藏着生命哲学的话语,学术语言和学术命题似乎覆盖着一个生存者的处境与困惑的持续表达。不只是在诗学和文艺学的层面,在现实生存的层面上,一个学人不也同样受到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诗与非诗、独立性与依附性的历史性纠缠?在诗学和文艺学专业的修辞语汇下,这些语言已经成为许多无可表达之物的一种系统的隐喻?

有时我猜想,如果他能够存活下来,他也许会最终去穿透这层学术语言与命题,穿过“语言学转向”,去发掘诗与非诗、独立性与依存性问题下面的生与死的话语,以期给那些在生命中遭遇不能承受之重的人以思想与情感的援手。我们是否仍然有可能在专业化与理性化的面具之下,为无助的生灵提供关于痛苦与慰藉的诗学?或者提供一种死亡的形而上学,以便把个人无力承担的问题转移到一个具有某种可能性的层面上,以慰藉的诗学分摊个人命运中无可逃避的痛苦与焦虑?

在当代的思想理论与文学研究中,能够给人提供精神与心灵慰藉的资源是越来越稀有了。与痛苦和死亡相抗衡的希望成为当代思想中的一种稀有元素。我们忙于研究很多关于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问题,那些多多少少似乎有希望在技术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的问题,以及那些可以改善我们物质生活的问题。显然,即使在文学研究中,对个人在现代世界所遭遇的另一种困境就缺乏洞察与回应能力了。现代性不仅是一个合理化

进程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可以由市场经济一揽子解决的问题。现代性涉及到人们的感知方式,涉及到一种现代感受性的形成,包括人们对生与死的感受性。在社会层面上,现代性把时间感知为一种直线进步或直线发展的历史模式,这种直线进步的乐观主义的时间观,在进入个人生命时间领域时就变成了虚无主义的时间感受:个人生命时间只是一段片刻延续的直线,在生命的终结之处,不再有轮回、往复与回环。社会历史时间的进步发展在个人生命中变成了时间的纯粹流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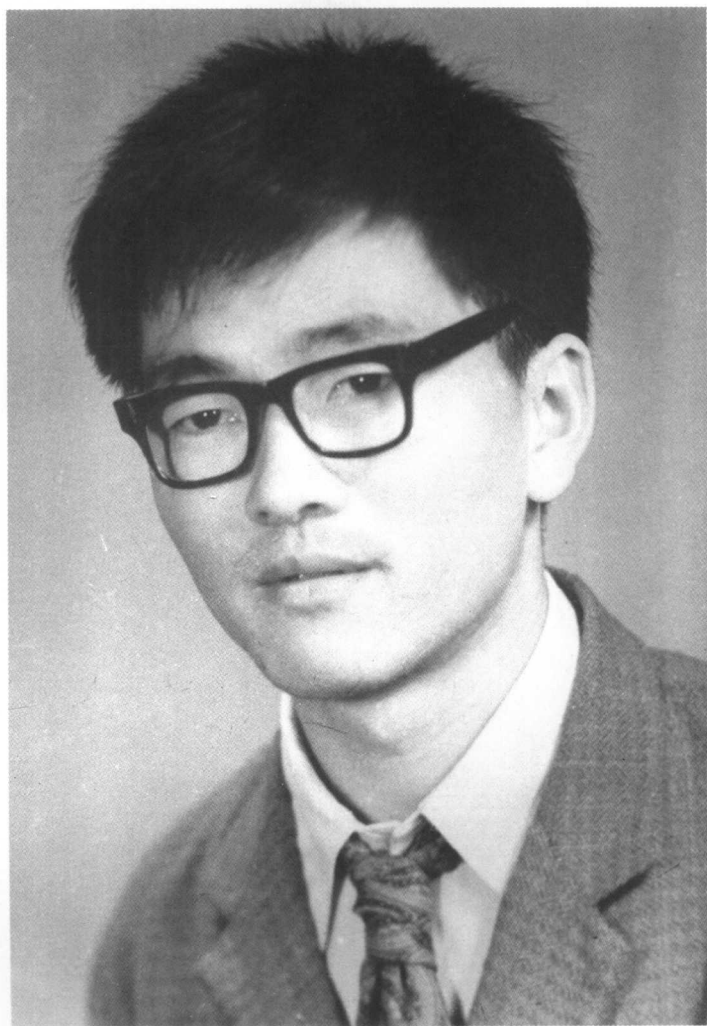
不幸的是不仅有生活的现代性,它还同时制造了“死亡的现代性”:这是一种没有慰藉、没有仪式、没有灵魂不朽之预言的死亡的现代性,甚至连传统的哀悼方式都变得不可能的现代性。连传统的悼亡诗的悲哀与安慰的诗学都变得不可能了。不仅死者的痛苦变得苍白无力,连生者想给予的安慰和希冀都没有留下。人们能够给予弥留之际亲朋的话语,要么是善意的谎言,要么是冷漠的躲避,要么是揪心的无助。生活世界的现代性是从理性化和无信仰开始的,死亡的现代性就是以无安慰而终结,成为一个物质事实和物质的过程。传统的安慰方式是以一系列信仰为基础的:来生、转世、复活或者灵魂不灭。这是没有时间的世界,或者是时间的循环与轮回。近代的安慰形式至少还有家族香火延续或者在人类的共同事业中的永生。而今随着诸神之死、家族的分崩离析、人类共同事业最后一个世俗神话的破灭,所有这些慰藉形式无论在宗教仪式还是在表达悲哀的诗学方式中都没有了存身之处。在没有仪式、没有安慰、没有灵魂之不朽的现代方式的死亡中,弥留变成了人生最大的刑罚。弥留时间变成了对人的难以承受的惩罚。死亡暴露了它从前所不具备的残酷性。当然,这也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思想方式的理性化和文化祛魅的现代性的后果之一。现代性的成果使我们在生活的时刻更加舒适,而使死亡变得更加绝望无助,令人难以承受。

不仅是从事技术性或工具理性的工作的人,如果现在连从事文学写

作与研究的人,也不能给人的痛苦与不幸任何慰藉,或者说,没有能力没有方法也没有语言在文化中转换这种痛苦,使其具有某种超越死亡的意义,那么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性所产生的,就是死亡的现代性。在我们享受了生活的片刻现代性(且不说其中仍然包含着新的磨难)之后,死亡的现代性就会抵消一切。抵消人们曾经觉得生命具有价值的一切感受。使人生复杂的公式演算最后等于零。它甚至将消除幸存者的悼念方式和纪念形式。也就是说,死亡的现代性不仅消除了“死亡的形而上学”,也消除了“痛苦的诗学”。生活世界的物质性无可避免地侵入死亡的物质性,死亡中的形而上学维度和宗教维度、痛苦与不幸中的诗学向度随着灵魂神话的破灭似乎永远消失了。这就是我在这里既无法预言死者的不朽也无法写出悲哀的挽歌的症结。正像逝者或弥留者没有了从恐惧到欣然地忍从命运的过程,幸存者的心中也没有了从悲哀到慰藉的康复过程,所能够有的就是遗忘。

这些问题可能与瑞德生命最后几年的痛苦经验有关。虽然瑞德永远不可能实现“痛苦的诗学”与“生命哲学”或者“死亡的形而上学”的转向了,但可以注意到,在瑞德以往的著述中,在他所一直从事的诗学与文艺学专业之外,在他的《幻天》、《道教精华》和《二十二子》等研究、撰写与注疏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些问题表达的另一种形式。在其中他力图发现某些可能与死亡的形而上学或者痛苦的诗学有关的原始思想与“古代性”。在这些文本中,不仅具有经验世界的古代性,还有“死亡的古代性”。这些文本中有永恒的幻境、泛灵论和超越死亡的炼金术,有着超自然现象的感情范畴和天真的经验之歌。这些古代性最终能够把人生转变为一种“传奇”。也许瑞德在关于古代文本的研究中已经隐隐地感知到这一点,这些因素也许都暗示他在生命终结之时选择了信仰与安详的态度。如今他留给我们的似乎是继续探讨这些已经在他的著述中所初露端倪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最有资格在这里谈谈瑞德的是刘建生,不仅是因为建生收集整理了瑞德的这些作品,更因为在瑞德最需要友情和救助的时候,总是同学中事务最繁忙的建生陪伴在他的身边。也许需要我们去探讨的不仅是“死亡的现代性”,不仅是表达悲哀与慰藉的诗学,更应该包括友谊与关切的道德实践。后者也是许多古代性的文本中所经常讨论的主题和他们所身体力行的德行。通过建生之为人,我想:人生的安慰也许仍然能够来自世俗世界。



作者像

我的遗愿

我死后，一切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要国家抚恤金；把眼角膜及其他有用器官、把遗体无条件捐给暨南大学医学院，作为科研教学参考对象使用，最好做成标本保存，让我为祖国医学做一点微薄贡献！

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

张瑞德

1999年4月1日

目 录

序	耿占春(1)
---------	--------

第一编:关于语言

艺术语言和语言艺术	(3)
“语言转向”:从哲学到诗学,从西方到东方	(7)
20 世纪西方诗学中的文学语言研究述要	(18)

第二编:关于文章

文章概念的更新及其他	(35)
文章的传播过程	(45)
文章传播的回顾与展望	(80)
主席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 ——评曾祥芹、王绍令主编的《毛泽东与文章学》	(103)

第三编:关于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独立性思想管窥	(113)
回眸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	(121)
十年来小说理论研究述评	(136)
近年来文学批评学研究综述	(150)
略说比较文艺学	(161)
关于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的思考	(169)

第四编:关于诗学

中国古代诗学整体评价之我见	(181)
《隐喻》:诗学新论	(195)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诗与史	(203)
诗的独立性与依存性	(219)
中西方诗学文本理论之比较	(234)

第五编:关于学术

自然主义戏剧	(253)
也谈民族文化心理嬗变 ——与丁帆同志商榷	(257)
对中国当代美学的总结和反思 ——评张涵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	(261)

第六编:博士论文

导论	(273)
上篇 政教中心和审美中心 ——中国古代诗学中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关系考察	(294)
中篇 实用功利和审美超越 ——西方诗学中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关系的历时考察	(329)
下篇 跨越时空的异同 ——中西方诗学关于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关系的比较 研究	(377)
结论	(417)

附:主要参考书目 (420)

把生命化作永恒

——记原郑州大学副教授、文艺学博士张瑞德 (425)

第一编 · 关于语言

艺术语言和语言艺术

这是美学,文艺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它们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且易使人混淆不清,故有辨析之必要。

各种艺术都需要借助特定的物质材料、手段或媒介来塑造艺术形象,这种物质材料、手段或媒介就是“艺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也是艺术的第一要素,只不过这里的“语言”不仅仅是狭义的语言文字,还包括形体、色彩、线条、节奏等。建筑的语言是空间节奏、线条节奏、比例关系、结构形式等,这是实现建筑表义功能的主要手段;雕塑的语言是石、木、金属等固体材料在三度空间塑造的形体;绘画语言是在二度空间展现的线条、色彩、明暗、体面等;舞蹈语言是规范化了的、有节奏的人体动作和表情;音乐的语言是诉诸听觉的单音、音组、和声以及它们的强弱、快慢、节奏的变化;文学的语言就是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交际工具的语言文字。各种艺术正是有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才有了不同于别的艺术的特点,才得以各领风骚。

文学是语言艺术,是以普通的语言文字为媒介塑造艺术形象的艺术,也正是因为这种语言的独特性,语言艺术才有了不同于其他艺术的鲜明特征:

形象的间接性是语言艺术的最突出特征。绘画、雕塑、舞蹈等艺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形象的直接性——人们可以直接以视觉感官把握艺术形象,把握形象的类别、大小、色彩、表情、动作等。语言艺术则不然,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无法直接感知声音、色彩、线条、大小等形象的外部特征,人们直接面对的是白纸黑字——抽象的文字符号,因为正如莫伽登所说,文学的艺术作品既非像三角形之类的理念客体,又非如同一座雕塑或

一幅画那样的真实客体或人工制品。因为它并不是由纸张和墨迹组成的,而是靠写下或说出的句子来构成的,而且它产生于具体的阅读时间,并且会消失。这就是说,语言艺术创造的艺术形象不能直接客观化、具体化。它来自于作家的心灵,又诉诸读者的心灵,作家把在内心世界孕育的艺术形象物化,外化为语言文字符号,读者又借助于这些文字符号,通过联想、想象、感受、体验等心理功能在观念中创造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所以,语言艺术对于培养人们的审美想象和创造能力,具有独特的作用。

表达思想情感的相对明确性是语言艺术的又一特征,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由于其语言符号自身的规定和限制,使其表达的思想感情相对抽象、含混、难以理解把握,不少人因之敬而远之。然而,语言艺术却有着最广大的接受者,最易于在社会中引起共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表达思想情感的明确性,而这种明确性又是由文学语言的本质决定的。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意识的物质外壳,人们之间知识的传播、情感的沟通、思想的交流等主要是依靠语言进行的。可以说,在人类众多的符号中,语言符号是表情达意功能最强的,也是普及性最强的。因此,在各种艺术中,语言艺术表达思想感情是最明确的。

表现力强也是语言艺术的鲜明特征。音乐只有声音而无法表现色彩和形体,只能含糊地表达某种情感或思想,无法明确而细致;绘画只有色彩、形体而无声音,在表现思想情感或事物的发展过程上,却显得苍白无力;其他艺术也各有其表现力的局限性。语言艺术既可以表现声音,也可以表现色彩;可以描写静态,也可以勾画动态;可以表现无限广阔的外宇宙——人类社会生活及自然界,也可以表现浩瀚深邃、瞬息万变的内宇宙——人的心灵;可以对事物宏观把握,也可以细致入微;可以再现过去,也可以展现未来;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表现理想;可以把具体的写得生动感人,也可以把抽象的变得活龙活现……这一切都为其他艺术所无法比拟。

语言艺术的“语言”,是一种既与普通语言(包括规范化了的文章语言)有联系又有自己鲜明特点的语言,也即人们常说的文学语言。何谓

文学语言的特点？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文学语言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这种看法未能抓住文学语言的根本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普通语言也具有准确、鲜明、生动的特点。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文学语言的特点是音乐性、形象性、含蓄性、情感性。普通语言不也常常不同程度地具有这些特点吗？其他艺术语言更具有这些特点。看来，要准确把握文学语言的特征，必须借助于两个参照系：一个是普通语言，一个是其他艺术语言，从而把文学语言与之区别开来，以凸现文学语言的特征。基于此，笔者认为，文学语言的总体特征是充满语言艺术家的个性和独创性。就是说，作家在创作语言艺术作品时，不必严格遵守规范化语言的共同的语音、语法、语义规范和规则，完全可以创造出语言符号的崭新状态，使之负载别致的意义。这一点使文学语言大大不同于普通语言，也不同于专业化、程式化、规范化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的语言。文学语言这一总体特征具体表现为：

其一，对普通语言规范的有意触犯、歪曲。文学语言虽来自普通语言，但它并不安分守己，尤其诗歌语言，表现得更为突出。它可以表现为对语法规则的违犯，如句子结构、成分的残缺不全——“古道/西风/瘦马/枯藤/老树/昏鸦/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就是典型；也可以是对语义规则的触犯，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还可以是对生活逻辑的违犯，如“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文学语言对普通语言违犯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借极度的夸张，可以靠奇特的幻想和想象，可以是大胆的变形，也可以用拟人、象征、移情、通感等。

其二，着重发挥语言的表情功能和美学功能。语言有多种功能，普通语言主要发挥其传达意义的功能，追求真；而文学语言主要发挥其表达感情的美学功能。当文学语言突出表情功能时，它就淡化或异化了语言与现实的对应关系，追求以情动人，追求美。如“晴朗的天空下着雨”、“泪飞顿作倾盆雨”、“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等。当语言突出其美学功能（也叫诗歌功能）时，作家把兴奋点和注意力集中于语言符号自身（读者亦然），使之“陌生化”，从而增强了其感知性。正是语言的情感功能和美